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審鑿遠則物
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
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
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
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立蹟猶復降懷近代博
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
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
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

嘉靖八年補刊

三國志表

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
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臣國雖歷年不遠
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詒分錯
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固本
必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
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指抄內以備異聞若
及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
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
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
呈竊惟績事求設色成文密謹以兼采為味

三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
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
敏又徵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
不足以上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
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夫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
悉上披舊閱傍披遺逸按三國雜歷年不遠
而重其書亦非止且年四冊中書有西魏列傳
書言一互其壽所不載事且存錄者則同不
必開即用亦未因必之矯對矯恐賊首賊罪
聖旨少塞恐責對對之采昔聖試合體事
不只以且酒言不附理則情達情正以得
始又始其簡斐斐之引奪留無如西魏節墨
全一外難自整三編必錄氣影相携載南食部之
姑謂使蘇素育章甘飴本質且宴所之離棟
呈報惟

三國志目錄上

魏書

晉平陽侯相陳

壽撰

卷第一

武帝

卷第二

文帝

卷第三

明帝

卷第四

魏書

魏書

尚

公孫度

即

文

夏侯淵

高貴

卷齊王三少帝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卷第五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卷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帝郭皇后

卷第六 列傳

駿董卓 李催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晉平則劉表

壽 默

三國卷第七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王植

卷第八

公孫瓚

陶謙

弟承

卷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卷張燕

張繡

卷張魯

卷百餘

卷第九

子甫 周生 列 隗禧

卷夏侯惇 韓浩 史 煥

夏侯淵

卷曹仁 弟 彰

曹洪

弟 洪 弟 洪 弟 洪

三國志目錄

卷第廿九
曹休子肇

陳夏侯尚子玄

卷第廿九

荀彧子惲孫翊

賈詡皇后

卷第廿九

袁渙皇后

涼茂郭祀

袁由疇刺容

邴原

曹真子爽義訓何晏鄧颺

夏氣

荀攸皇后

明懿皇后

公孫瓚子孫吳

張範弟承

國淵子譚尚

王脩

管寧胡昭王烈焦先

卷第廿二

崔琰妻許攸

徐弈

卷第廿二

邢顯六

卷第廿三

鍾繇子毓

卷第廿三

王朗子肅董遇

程昱孫曉

孔融

毛玠

何夔

鮑勛

賈奎李

華歆腹

周生烈魏禧許褚

龐參孫資

郭嘉孫恭子就

嘉靖十年補刊

董昭

卷蔣濟四

卷第十五

劉馥

卷梁習三

温依之

卷第十六

任峻

杜畿

卷倉慈二

卷第十七

張遼

于禁

徐晃

卷第十八

李典

卷臧霸

呂虔

典韋

卷龐清

劉曄

劉放

司馬朗

張既

賈逵

鹽煥

蘇則

鄭渾

樂進

張郃

李通

文聘

許褚

龐惠

閻温

孫資

李孚

楊沛

張遼

于禁

徐晃

李典

呂虔

典韋

龐清

龐惠

閻温

張恭

嘉靖九年補刊

卷之目錄

六

卷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

蕭懷王熊

陳思王植

卷第二十

武文世王公

燕王宇

濟陽懷王珪

趙王幹

剛殤公子勤

靈殤公子京

東平靈王徽

贊哀王協

東海定王霖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豐愍王昂

鄧哀王沖

沛穆王林

陳留恭王峻

臨邑殤公子上

穀城殤公子乘

樊安公灼

樂陵王茂

北海悼王繼

元城哀王禮

相殤王鐸

彭城王據

中山恭王袞

范陽閔王矩

楚王處

鄒戴公子整

廣鄴殤公子棘

東武陽懷王鑒

邯鄲哀王邕

卷第二十一

丰粲

徐幹

郭淳

荀彧

荀攸

荀爽

荀爽

荀爽

荀爽

陳琳

繁欽

應璩

吳質

阮瑀

阮籍

阮籍

阮籍

阮籍

阮籍

應瑒

丁儀

劉楨

潘勗

王象

蘇襲

仲長統

章誕

章誕

章誕

劉楨

潘勗

王象

蘇襲

仲長統

章誕

章誕

章誕

章誕

章誕

閻盩

指部

文部

卷第二十三

衛臻

陳矯

相階

卷第二十二

復侯惠

孫該

劉虞

丰粲

徐幹

郭淳

荀彧

荀攸

荀爽

荀爽

荀爽

荀爽

荀爽

荀爽

荀爽

常林

盧毓

徐宣

陳羣

子泰

傅嘏

劉劭

衛顛

潘勗

王象

蘇襲

仲長統

章誕

章誕

章誕

章誕

章誕

章誕

章誕

章誕

卷和洽十三

揚俊

趙儼

卷第二十四

韓暨

高柔

王觀

卷第二十五

辛毗

高堂隆

棧潛

常林

杜襲

裴潛

刺羣

崔林

孫禮

隱居

楊阜

武帝卷第二十六

太祖武白

國參之後

卷第二十七

徐邈

常侍

卷第二十八

王凌

諸葛誕

鍾會

子泰

子秀

子威

子威

子威

子威

子威

子威

子威

魏書

田豫

郭淮

胡質

王基

母丘儉

鄧艾

州泰

王弼

唐咨

嘉靖十年刊

魏志目錄

卷第二十九

華佗

樊阿

朱建平

朱建

卷第三十

烏丸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杜夔

周宣

王基

鮮卑

子

卷第二十六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

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

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

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侯分於春秋之世

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分於春秋之世

爵土絕而後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木帝世曹騰為中

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元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

承者與節承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承自還

其家承主人大慙送所認承并辭謝節笑而受之由

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

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

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

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

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

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穎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
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種暉
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
為請免官治罪帝曰朕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
寢暉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數暉以為暉得事上之節暉
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
皆此類也相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
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養子
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續漢書曰嵩
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
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
曹瞞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
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
未之奇也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
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恠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
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

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
父故見周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
太祖於益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顓異焉玄謂太祖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
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
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
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
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
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之產業無所殯
當世以此稱之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
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
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
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傳覽群書特
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法孫武十三篇皆
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荅固問之子將
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能將我何如人子將不荅固問之子將
世之英雄大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

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廡緒治四門
禁者不避豪彊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
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
疾之然不能傷於共徵拜議郎夫魏書曰太祖從妹
稱薦之故遷為頓丘徵拜議郎夫魏書曰太祖從妹
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夫魏書曰太祖從妹
竇武大傅陳蕃謀誅閣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
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
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
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之是行彊者為
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行彊者為
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
貴戚之意奏上天子後政教日以亂豪猾益熾之諸以謠言
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以亂豪猾益熾之諸以謠言
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光
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
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

淫祀女姦究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贓依
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
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
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
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
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
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
由此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遂絕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
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
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
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項之與州刺史王芬南陽
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
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
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
常侍貴族滅矣逸書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

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
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
而徵之芬懼自殺也古人不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
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
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在籍
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
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客近故計行如
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
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未觀當今之
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金城邊章
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
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
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
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閭豎之官古

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
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

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

亂卓表太祖為駙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

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

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

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

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

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

遂夜殺之既而懷愴曰寧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

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
世語曰中牟疑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卓遂殺太后
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
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鬼志

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已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

五千是歲中平六年也因曰是年大將軍卓遂封太司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記曰

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千時

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

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

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

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豫州刺史孔

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豫州刺史孔

伯英雄記曰伯英字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兖州刺

史劉岱岱劉繇之兄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

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

徐州發弩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

河內太守走還泰山收集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

先殺執金吾董卓胡班親屬不渤海太守袁紹陳留

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

惠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甚有威

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

載籍管綜百代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馬靡

倚事在超集英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

術所敗太祖稱長夫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

在文帝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

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

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

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東東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
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
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
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
行之猶是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
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
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
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
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後弟洪以馬
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

謂酸東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東諸軍兵
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
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
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鞞轅太谷全制其險使
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
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
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
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
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楊太守周昕與
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

魏書曰兵謀叛
夜燒太祖帳太

祖手劔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至鉅建平復收兵得

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

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

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

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初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譽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

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

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

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強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

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脇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

白繞眭固等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

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

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止于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

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孫贖救趙而攻魏耿奔

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

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

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天下撓

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

夏

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

鬼志一

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僉等擅朝政青州黃中
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
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
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
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
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
謂太祖曰州今無王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明府尋
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說別駕治中
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
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
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

中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

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
進黃巾為賊文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
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巡將士明勸賞
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勸賞
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與中黃太一移書太勸賞
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運非君知
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機書呵之罵數開示降購求信
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
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
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
銳者號為青州兵表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
瓚使劉備屯高唐軍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千以逼紹
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二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
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
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
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大壽決渠水
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
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
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
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
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

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

在復讎東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

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陶謙密

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嵩

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

祖定冀州初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

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

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

至東海還過郊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郊東要太祖

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

吊民古之令軌罪謙之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

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

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
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
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
馬遂引去袁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漢陽大姓
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
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
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
門火猶盛太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
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

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
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
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
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
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次負保南城未拔會呂
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
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
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
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

乃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
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
外布並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布夜走
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
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
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
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
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兗州平遂
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
幸安邑

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長奴
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
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
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
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
揚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
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
楊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鞬鞞
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

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

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

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

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

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

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

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

半忠於朝廷然天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

道深遠幸勿多言

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

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

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司空行車騎將

軍是歲用東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

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

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庖解流離無敵自破

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

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

術在於疆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

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

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

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

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

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

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

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

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

半忠於朝廷然天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

道深遠幸勿多言

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

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

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司空行車騎將

軍是歲用東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

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

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庖解流離無敵自破

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

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

術在於疆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

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

甚得衆心終不為天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

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

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死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

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平安民遇害魏書曰公

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

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

嘉靖十年補刊

鬼志一

二

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
 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
 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
 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此制公
自朝見表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
 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
 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
 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
 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
 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

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濟水祠亡將士表將鄧濟
 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
 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
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公將引還
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
 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
 眾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鬼志一

許荀或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邊吾歸
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
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
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
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
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
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
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官皆殺
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眾布之破

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
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
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
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
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
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孝
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
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
係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
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恨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
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凌陷可勝
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

公外張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醜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雖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

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譙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

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

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

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

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

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

之敢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荆州遣迎北方客入忠

不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眾千餘人以歸公拜忠

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廬江

仲取冢間觸體繫著忠馬韋以為歡笑

太守劉勲率眾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

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

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

必為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

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書又生意改之於其實也不亦

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

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

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有夫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

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

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為備又

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

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

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

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年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此
理而不言竊謂不然紹若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
使兵不得斷絕而公使紹若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
于瓊等揚旌而公使紹若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
少二也諸書皆云公抗紹其力不能制是八萬夫八萬人
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
力能制之是不傳其少也紹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
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
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
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
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木行者皆蒙楯衆大
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悉衆
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
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

能衆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指而輔以大
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
嚴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
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
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
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
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
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
運穀使淳于瓊等五大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
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

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
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
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
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
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傳曰公聞攸未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
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
曰尚不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
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
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
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
市鳥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
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
袁軍旗幟街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
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

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
之盡燔其糧穀寶貨輜重將睡元進騎督韓苦子呂威
橫趙敵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來死殺士卒千餘
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懼時有夜
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
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且鑒於鏡此益
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張子譚曰就彼攻瓊等
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
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
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獻
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郭扶表紹前與冀州牧韓馥
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遺故任長舉瑜詣虞為說
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
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
今海內喪敗夫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
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
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
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公收紹
軀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魏氏春秋曰公云
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比焚之當紹之疆孫猶不
能自保而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
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遼字善天文
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
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其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
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
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

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
都等皆散古今之世軍如林而受罪於內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
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
吾懷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
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
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
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褒
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
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邀哉瞻矣吾以幼年逮升堂
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盜觀皆由獎助
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

無志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
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悔雖臨時戲笑之
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愈能語已疾
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
心陵墓裁致薄奠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
奠公其尚饗

夏五月死小子尚伐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

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

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巴酉令

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故趙枯之母

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

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

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

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

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

人不關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

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月令曰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

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

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

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

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
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

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

亂從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

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

為紹服三年而於再嘗之內以行吉禮悼矣魏武或尚

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

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

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眾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

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

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

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

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道河朔間今猶又擊拔之

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

毀土山地道作圍漸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

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

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

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

遣侯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

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清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兒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存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家加恩於饕餮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駢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

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術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歲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出緡二匹緡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疆民有所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

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

平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臨下令曰其與袁氏

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

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

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

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為計譚時川渠水凍令不得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不得

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蔽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

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為

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

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獍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獍平縣名屬漁陽郡秋

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獍平烏丸奔走

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

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

嫂弟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

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

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

救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
以州叛執出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
擊之幹還守壺關城魏書載十月乙亥今日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誠在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
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
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
公陳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
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贛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
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今日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誠在
也吾克重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
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

名其失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
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
為妃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
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池入
沁水沁音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
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高平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
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
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
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

封於是夫封功臣二千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

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實

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

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與諸將士大夫共

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

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實嬰散金之義今

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

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

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

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

劉備必說劉表以罷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

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

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

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

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

虜乃知之尚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

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

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者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

必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

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

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

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

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

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

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

匹以為為糧鑿池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

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

微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康即斬尚熙

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

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

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

于普富盧土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肆以

三蒼曰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

公為丞相

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所綬御

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

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表術所劫術借號

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璆

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為丞相以位讓璆焉秋七

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也襄陽劉備

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

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

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

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桓四體書勢

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

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

公欲為路陽令鵠以為此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

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
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
孟黃安定人魏官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謚逸士傳
曰汝南王雋字子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暉
善公之為布衣特愛雋雋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哀紹
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雋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於
外密語雋曰天下將亂為亂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
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謀此二人亂者必此二人也
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雋為人外靜而內明
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復徵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雋者
一與紹通雋謂表曰曹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疆
陰與紹通雋謂表曰曹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疆
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壽終於武
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雋年夫十四以壽終於武
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荆州自臨江而益州牧劉璋始受
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

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備至巴上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公

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
軍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
道步歸遇泥溇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
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
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
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計少
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
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
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巴來軍數
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
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
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

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為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
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
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
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
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
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
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
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
作銅爵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巳亥今日孤始舉
孝廉年少自以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

海內人士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
譽使世士以明為疆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
後年紀尚少顧視同儕中年有五六十歲始舉者等
其故以此四時去歸里於下東五里築精舍欲秋夏讀
書冬春射獵求底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
欲為國家計賊立功後望封侯征西將軍然後題墓
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軍校尉意
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各兵能多爭得耳然常自損不欲
之所興也後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得耳然常自損不欲
志有戰數千也後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得耳然常自損不欲
於九江下皆稱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衣術借號
兩婦顏爭為皇太后志計已定入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
布天下春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
大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東紹據河壯兵
勢疆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得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
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

歲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乎
天正身為宰相人言盡或無諱耳設使國無有孤不知
若為自稱大帝人言稱王或有不遜之志安相又性不信
命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
欺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
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
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亦也昔樂毅走趙王欲
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
若獲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王之徒隸况
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
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
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取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
每當親重之任可謂君說此信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
皆當親重之任可謂君說此信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
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信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
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此後汝曹皆當出嫁所以勤
我心使他人皆知我萬年之此後汝曹皆當出嫁所以勤
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

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
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
據為范陽侯豹為饒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十分所
孤之責也
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
何德堪之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
主命可謂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
所圖動無靈仗鉞征伐推賞弱以克疆處小而禽大意之
也奉國威靈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書而歎有以自省
之避晉封復以榮恩封三子為侯國辭不受今更欲
受之非欲復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國辭不受今更欲
此計不己則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
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
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

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
自罷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
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
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前鋒則不可以當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
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
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
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卽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

乎循河為角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
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
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
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超等數挑戰又不
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費詡計偽許之韓遂
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
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

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

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東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墻但連車樹柵以封兩面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

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
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
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
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
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眾梁興等屯
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
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瘦陶曲周
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冬十月公征孫權時蓋先京始言自此下不夫書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
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
節策命公為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
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
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融曰融曰昔
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曰融昔
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曰朕
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北遷于唐衛當此之時
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
宗廟祭祀社稷無位君羊凶覲覲分裂諸夏率土

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
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
日亦惟先正鄭立云先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
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
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
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君
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
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
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
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

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文君之功也袁術僭逆
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
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文君之功也迴戈東征
呂布就戮乘輅將返張楊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
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
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正師寡弱天下寒心莫
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
致屈害渡大穢醜類詩曰致天之福于牧之野鄭立俾
我國家拯於危墜此文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
四州袁譚高幹成臯其首海盜奔逆黑山順軌此

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
塞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文君之功也劉表背
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
屈膝此文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
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
戎狄此文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
屋請吏率職此文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
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
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慮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
前功罔不成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

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昨之以土分
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
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
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
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臣職又命晉文登
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矢火啓南陽
世祚盟豈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
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
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

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也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
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朕甚慝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
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
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
龜用建冢杜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
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
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
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
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

日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

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
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
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
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括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
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
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
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
也刑法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

彼本傳冀州平太表封為凌樹亭侯

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温恭為基
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
卣圭瓚副馬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漢
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
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
左丞潘勗
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
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與高祖俱
起布衣躬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
是中軍師至陵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
軍師涼茂右軍師劉若伏波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
軍清苑亭侯王忠奮威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都鄉
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
董蒙閔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

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萬歲亭侯韓浩行
謝奕佐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長史萬潛
秩輔佐皆所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長史萬潛
羣凶難起顛覆越盜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
徇其難誅一木之末霜露之迹已成之業高秋未若此
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秋未若此
后商奄之勢不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秋未若此
諸侯之勢不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秋未若此
國周之勢不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秋未若此
擬則王公之勢不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秋未若此
張耳吳芮其榮章寵盛伯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
達主行勞則於上賢臣聖宰受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
制今比勞則於上賢臣聖宰受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
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功則張吳於下南面稱孤此皆
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微勞佩紫懷
黃蓋以百數亦將安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
將使其下懷不自安止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勅
輔爾之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勅

外為章但受魏郡後策命而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
稽奉詔命然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封奄有東
慶之賞不賦而依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能成東
朝疆域并一賦四萬家魏國雖有十郡之功猶減於曲
海疆域并一賦四萬家魏國雖有十郡之功猶減於曲
戴之勳立戶數不能輔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
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
賢廢隆是為願明公恭承先帝厚恩致違公乃受性命
魏略載公是為願明公恭承先帝厚恩致違公乃受性命
始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廢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
當死難故取奮身出命推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
目下當二表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
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
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
恩授以宗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乎之願實不望也
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
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
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
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自惟省列在大臣

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
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
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獻帝起居
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齋壁帛立纁絹五
萬匹之數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
人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
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朔置尚書
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
杜襲衛覬和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
洽為侍中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氏王
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大婚之盛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

魏志一

卷一

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
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
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
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
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
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
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賞爾非聖也但
更事多耳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
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齋
東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
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

綏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
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
人至消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
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即會
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
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獻帝起居注曰
宣亭侯裴茂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楊
持節印授之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天下之大
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失序明公用
武獲之十平其九今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
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
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
之心固而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
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頓之長江之
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
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
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不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
嘉靖十年補刊

厥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初隴西

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立初隴西

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三

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

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

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

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

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歎壞戶發壁牽后出帝

時與御史大夫都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

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都

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旋頭宮殿設鍾虜

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

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

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

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

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

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

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

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氏氏人塞

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

出散關至河池區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
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翹演蔣石等共斬送
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
州章為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
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閣人進不從乃求歸會
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揚
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秋七月
乃死年七十餘矣劉文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
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
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櫛高祚等乘險夜襲
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
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
都山行千里升

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
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
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
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
附孫盛曰朴音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漢
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
守相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
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
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
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
峻為通路將軍祭酒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
則世祖之神明權達損益蓋所以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
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

國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蕃
便刻印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既當加寵號者其冬十
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
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十
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
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
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
自此始蓋十一月魚豈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
五子皆為列侯劉備龍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
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
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父勞師相公征關右赫
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
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城軍中多饒饌人馬皆

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質拓土三千五惟隆
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萬因於今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大
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
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殿當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
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
手掇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教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
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
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怒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
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
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
也仲尼曰雖違衆吾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
從下誠哉斯言也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
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
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
華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立秋
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

魏志一
帝王雖號稱相變爵

等不與至平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孫
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朔方以業肇基造我
區夏鑿古並今列土通國而王所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
異姓親戚承平列土無事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固萬
嗣歷世無異姓諸侯之世朕以不德繼序弘業是以曠
年數百崩群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若卑約當此之際唯恐
土分崩難武以羞先帝之聖德賴宗廟華夏遺民含義奮
溺入于神馬君捍朕先帝之難聖德賴宗廟華夏遺民含義奮
身震迅蒙馬君勤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義奮
倫莫不蒙馬君勤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義奮
慮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侂伊周而掩之謙讓守
義須侯勳績韓遂懷志屈意魏錫君周而掩之謙讓守
君復命將龍驤虎奮集南結巴蜀君為止公欲以欽順高
平之役親探甲冑深入險阻我區夏蓋唐殄其醜盜定
西陲旌萬里聲教遠宣我區夏蓋唐殄其醜盜定
樹之功文武之興且與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
哲之君事為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神功臣豈有如朕寡
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
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

璽立士之社首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
六至十君其正王位以簡恤兩眾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
之休命魏王敬服朕命簡恤兩眾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
功道德為高美以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庶績以揚我
行道制義使力行和為典訓故勳烈無窮使百世可希
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可效是武之勳烈無窮使百世可希
俯思其對之有若君者朕惟古人之雖經營庶官仰歎
君忠勤之績茂守之如君者朕惟古人之雖經營庶官仰歎
寤寐慨然自忘守之如君者朕惟古人之雖經營庶官仰歎
切非所稱朕心而後世也其抑志節命固辭懇
四體書勢曰朕心而後世也其抑志節命固辭懇
右丞司馬建序曰朕心而後世也其抑志節命固辭懇
建公曰朕心而後世也其抑志節命固辭懇
作尉耳王大笑建公不為名防司馬建公曰昔舉大與歡飲謂
司馬處序傳建公不為名防司馬建公曰昔舉大與歡飲謂
趙王篡位欲尊祖為帝尉城不犯界如此則為有徵代郡
昔舉魏武帝為北尉城不犯界如此則為有徵代郡
焉九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

魏志一

為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

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早監

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魏書曰始置冬十月

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

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

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

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

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

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汗辱之名有見笑之耻卒能成就

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

歸然在魏秦人不敵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

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敢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

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汗辱之名見笑

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

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

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

下辯遣曹洪拒之

四三

魏書曰始置奉宗正官冬十月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禧字

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業親自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禧字

然發憤遂與美名為丞相掾王本子邈弟穆等結謀紀

字季行少美名為丞相掾王本子邈弟穆等結謀紀

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律懷敬異之遷侍中守少

必善因以間之若殺留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

關羽疆盛而王在鄴留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

人及家僅千餘人為誰燒門必與律善遣人為內應射必中

有必不知攻者為誰燒門必與律善遣人為內應射必中

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

事立矣必乃更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

猶在文然等衆散故而後入乎扶必奔南帳下督謂必

春秋曰收紀晁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

意竟為群兒所誤耳晁頓首博頰以至於死山陽公

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

不救火者非助亂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為

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

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鄆陵侯彰

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

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

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

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

曰古之莖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

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家人掌公墓

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

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

為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

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
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太守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將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勳力比曹公軍來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也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子

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

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

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眾才傾動都長樂衛尉陳諱諷未及期諱懼告之太子誅諷又與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誠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

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孫權遣使上書

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

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

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及土

是以相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

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注望遐

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

鬼志

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
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
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
民主也今殷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
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於世語並云相
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並云
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
相階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
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
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
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黎掘之根傷盡
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寢疾
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遠軍皆除服
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

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
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
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
作節度從令者克捷遠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
為節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
無幸勝徐晃於善察難眩以偽勝命於行陣之克軍
取張遼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功列為名將其餘
並施御軍三及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武
傳登高必賦及猛獸常於南管絃皆成樂章才力則思武
手射飛鳥射禽猛獸常於南管絃皆成樂章才力則思武
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
節倫不作好華麗後宮衣無錦繡侍御履不畫其意雅性
風壞則補納茵蔕取溫無有綠飾御履不畫其意雅性
物則悉以賜有功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
不與四方獻御與之群下共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
繁而無益又過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皂帳從婢
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皂帳從婢

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
張芝芝弟道並善草書而太善圍棋太相譚察邕善音樂
馮翊山子亦道九真郭凱等善術之士廬江左慈華
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末王公習啖野葛至一尺
他甘陵甘始陽城郡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
亦得少多飲始陽城郡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
中以為推是以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幅
祖簡易天下凶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
非國容易也時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
倡優在側或以冠帽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擊囊以盛
手巾細物時或冠帽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擊囊以盛
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
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所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
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
太祖沛國相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
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亦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
跪太守士變盡族之相邵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

犯者死騎士皆下馬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
中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
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請
告之曰頃史覺我足私謂太祖安未即寤及自覺枕之請
之常討賊廩穀不日善後軍中言太祖如何主者小
解以足借之太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
日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

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

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

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

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遺一老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至奕世宣明宜
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散奉詔授
正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友余外有遺虜退夷未
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輟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
名弭憂懷豈得脩諒聞之禮究曾閱之志哉其敬服朕命
抑弭憂懷豈得脩諒聞之禮究曾閱之志哉其敬服朕命
尊主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
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開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
復什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築之禁輕開津之稅皆
銀各有一幸交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
罪壬戌笑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
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為最者不
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
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大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

內黃殷登然而記之至西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

誰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

之錄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

歸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二百斛遣

家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滅豨扶餘單于焉

者于閏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

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

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珩奉常王修涼茂郎中

令袁渙少府謝與方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

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

男為夏四月丁巳鏡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郡百戶牛
即中夏四月丁巳鏡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郡百戶牛
酒大醜三日太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郡百戶牛
常以大年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郡百戶牛
嘉靖八年刊

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姓也於宗五月戊寅天子命王

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啟

為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傳令曰龍淵

之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壁由井里之田

入侍曜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魏

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

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王又有欲使吾

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

當有自得之功也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

大於動兵革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為充州

節庚午遂南征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

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能廣開四聰

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歡心無與比而能言之類不稱

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用兵書曰戰危事也當以六國

力戰疆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恩謂大王且當變重本

朝而守其雌擾威虎卧功業可成而令謂此危復起兵兵者

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可意臣謂改此危於累卵昔

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短不憚改此危於累卵昔

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策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

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今日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

之間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

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堯有衢室之問

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圍

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

魏略

管子

堯

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

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眾

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略載

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禮儀父即

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

聞鳳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幽國之眾強負其子而入

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于譙大饗

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其樂百戲令甲

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祖稅二年王老吏民士

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

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有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

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云之

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

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玉服膺之

制也是故喪禮素冠子鄒人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

仁之歎子積忘感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

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

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

者也速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

尊四海散其過容義感關于群后天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

約慮在經綸且武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

存應務濟功服其馬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

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

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八月石邑縣

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今日諸將征伐士卒死

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槨積殯斂

送致其家官為設祭槨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

謂之積應塚百一詩曰槨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丙午行至曲

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問遲觀洪積而念槨

蠡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漢紀載

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

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

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

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

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

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

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

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

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

昏群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

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

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

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

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

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

禪代眾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

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

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相神之所命當

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

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

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閔右知名

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

議策贊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宜為魏公奴不為劉

備上客也言發所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

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

位初年禛祥眾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

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

五

君盡禮人以為... 而巳今洪澤被... 並集以揚休命... 示外薄德之人... 明固非陳羣給... 書陳矯上事考... 將李伏也堯稱... 然者也故堯稱... 街書漢祖未兆... 名已勒識是天... 可得而也徒縣... 染數世桓靈之... 誕生明聖以濟... 暮而靈象變于... 懼在後雖典籍... 今曰犁牛之駁... 夫觀斯言事良... 知辛亥太史丞... 人受命而王黃... 王受命之符瑞... 最著明者也又... 日初六履霜陰... 始疑也又有

積蟲大災天子... 德親比天下仁... 命又曰聖人清... 春秋漢含享曰... 春氣見於助期... 者兩觀於許是... 漢徵絕於許乃... 日漢以蒙孫亡... 或以雜文為蒙... 侯名不正蒙亂... 東絕大光不橫... 平居入甲共禮... 圖讖易運期讖... 反為輔五十四... 許亡魏當以許... 日鬼在山禾女... 興之會以七百... 不及至四百載... 漢行夏正迄今... 魏志二

北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
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以
為黃家興而赤家衰凶止之漸自是以來四帝坐常不見
失色不明年天子氣見東南以水滅火之象也虹貫日
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水滅火之象也虹貫日
惑比年巳亥壬子丙午日蝕守水滅火之象也虹貫日
踐昨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
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麟皆臻自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
旬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
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出書湯
舟高祖始起白蛇為徵巨跡赤鳥街丹書武王伐殷白魚
大災今茲之符瑞容圖識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
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
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
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
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
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
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識所載昭然
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識效見
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命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且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
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
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
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
先王餘業恩未盡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
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違寧庶欲
保金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
荷之責望狹志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
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掉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將
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
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
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待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
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劉曄散騎常侍傅巽
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
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得已也且易曰
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
嘉靖八年補刊

鬼志二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地文以...

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

陵之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
 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昔乙卯
 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降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白咨爾
 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
 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
 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暨于朕
 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與輦轂
 禍由闕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獷劫遷省御太樸宮廟遂使九
 州幅裂疆敵虎爭華夏鼎沸蛟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
 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艾夷兇暴
 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
 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御衡不迷布
 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有之功而放勳禪以天下太
 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先運有傳聖之義加
 順靈祇紹天明命登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承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
 中禪之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
 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
 心夫天命弗可辭也北命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
 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

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命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
 文祖至漢氏以猶獵還方有命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
 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
 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
 殊不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
 漢氏遵唐堯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
 朕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陛下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
 日已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
 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
 前當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
 曰當奉還璽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
 於許由子州支甫亦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賜邪昔堯讓天下
 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
 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願獨懼夫操之不
 完守知不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
 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分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
 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于今稱焉求
 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此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
 漢朝之詔也亟為土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

告羣寮下魏又下天深執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
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
所不安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不義事不經見者
以史遷謂之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不逆放勳之
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不逆放勳之
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
發聞升昭于天是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
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眾慕匹夫之微分
背命上聖之所蹈遠經識之固執謙虛違天逆眾慕匹夫之微分
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軌整頓壇塲至吉日受命
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今日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
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
在則其節高也故列士狗榮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
腹心足以明孤而不知今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
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巫為上章還重緩勿復紛
紛也弗可違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
衆心弗可違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
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
炎土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

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苗今之事未足以喻而
陛下違天命以節高也故列士狗榮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
音中志聖人無窮之數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
之有逆麟固爭之義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
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
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
是以金革不起苛虐不作風雨應節禱不祥觸類而見今百姓
寒者未暖饑者未飽餓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
以干戚方將整齊斧我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
聞康哉之歌目擊擊壤之戲嬰兒於外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
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如此也夜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
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冀焚未植階塗景星未通真
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植階塗景星未通真
季子容成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也昔東戶
獨不可假孤精此竭慮以和天愧相迫之理使彼眾事備
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理使彼眾事備
章上還璽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理使彼眾事備
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德也待中劉虞等奏曰伏惟陛下
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

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怒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
奉今日泰伯三以天下讓曰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
獨何人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量德命發不世之志保已存
伏聽冊命聖恩不聽許臣雖無古人過謬之虞舜授丈命之
守藩國私願不聽許臣雖無古人過謬之虞舜授丈命之
性實其私願不聽許臣雖無古人過謬之虞舜授丈命之
德之美猶下咨堯禪重華舉其克諧德非虞舜授丈命之
歷數之善諮應布衣而命內自揆撫無德以虞夏行非命之
拒帝位願善卷布衣而命內自揆撫無德以虞夏行非命之
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蘇永壽少府冀士臣毛宗奏
并上璽綬野平酉給事博士蘇永壽少府冀士臣毛宗奏
次以璽綬野平酉給事博士蘇永壽少府冀士臣毛宗奏
行歷武王伐紂天子受命諸侯以屬周文始受命歲在鶉
火至武王伐紂天子受命諸侯以屬周文始受命歲在鶉
紂歲在鶉火紂天子受命諸侯以屬周文始受命歲在鶉
在大梁武王始受命時將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
建安元武王始受命時將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
丞相今二歲復在大梁始受命時將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
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日庚者更也子者

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民也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
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
矣顛項受命歲在鶉火今十月斗建則顛項受命歲在鶉火今十月斗建則
顛項受命歲在鶉火今十月斗建則顛項受命歲在鶉火今十月斗建則
月受禪此符今十月斗建則顛項受命歲在鶉火今十月斗建則
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命氏之族出自顛項與舜
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德承堯之命氏之族出自顛項與舜
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授受之德承堯之命氏之族出自顛項與舜
發所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一日無君也今漢期不替虞終無怪色已傳
矣所以急命天下若固有一日無君也今漢期不替虞終無怪色已傳
之已審陸以下受命天下若固有一日無君也今漢期不替虞終無怪色已傳
語相喻無以代此命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不替虞終無怪色已傳
命在下尊之臣謹按古之典籍昭晰以圖緯魏之執謙讓上及天道
以時即位尊之臣謹按古之典籍昭晰以圖緯魏之執謙讓上及天道
天幸甚位顯告凡斯皆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
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當之今遣宗奉康申
外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當之今遣宗奉康申
書到所使聞知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當之今遣宗奉康申
祿已訖天心已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餘年過百運周數終行

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達天不順逆眾不祥主其體有虞之
威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識表錄神人同應受
命咸宜朕畏上帝不敢位天子天不可違眾不可拒且重華不
逆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
以祗奉天為天焉於是不尚書令相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
到臣等以為天而大號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屬武中流有白魚之
應不待師期而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
皆所以待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
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巳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
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
所以則天地之道則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於有司脩
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與三讓而不見聽何況
汲於斯乎肝膽戰悸不知所指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
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指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
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之所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故堯將
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况臣頃固質非二
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
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待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

遠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
下體有虞之上聖承王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
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
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此之時宜無所與爭
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擇
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
器不可以斯頃無統故臣有遠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
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命且曰天下重器王正統以聖德當
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之主斯豈小事且宜以
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
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
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於
業者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机不可以斯頃無統故建大
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
欽承以吞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
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
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叙眾心人靈同謀天
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
聽歷數之所存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

魏志

卷

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乎天時民言協乎天
 叙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許臣妾小
 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
 以德勢則盛衰在乎疆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
 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乎唐虞
 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去揚謗謠而誅之故其守
 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
 位而不怪或受禪而不辭不怪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
 渴帝祿各迎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為賓
 于有虞虞氏之胄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
 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
 稍以稜遲泊乎孝靈不恒其心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廢
 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折
 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堂遂果若在帝舜之末節
 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息良玉而刊之况漢國既
 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
 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又將有生主宰土者非陛下其孰
 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
 民望不可久造臣等按倭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鴻謙之
 志脩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

不足時則我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
 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
 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也魏王上書曰臣聞
 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
 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三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
 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連宸極永守本志
 而音重復命願陛下馳傳驛駟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
 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驛駟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
 奉書相國欽太尉調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
 書於悵益其臣等聞易稱聖人秦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
 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
 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
 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禪奉天時也不則堯之道是以願
 漢朝雖承奉未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
 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連
 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
 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
 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高陵
 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關官祿去帝室七
 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上墟當是之時四海

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曹沫雨而櫛風為民請命
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
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先昭文德以
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
饑者以充遠人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
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私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暮人神
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
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
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
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
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
矣省矣此乃三王無以至於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
年矣此乃十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
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又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
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
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今日昔者太舜飯糗茹草將終
身馬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衿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
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冒
以辭焉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

重猶觀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
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
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讓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
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
垂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顓兪王其速
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
曰今漢氏之命已隆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為上帝
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
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立王
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歌德不回漢氏
衰廢行次絕三辰重其徵史官著其驗者老記先古之占
百姓協誦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
不宜久停神器推德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
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
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日辛未
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
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王敢用左牡昭告于皇

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主
網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
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憲章昭有漢數終之極
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昭有漢數終之極
不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于
壘夷君長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于
龜兆有無主萬機不可無統不祗承象敢不欽承卜之守
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日與羣寮登壇受
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
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
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
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魏氏春秋
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于寶搜
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問於天道周敬王之二十七年景公
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
年五月丁卯吳將七七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
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
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黃初元年十
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
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
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
大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
太后賜男子爵人二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
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
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
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
勳大理為廷尉太農為太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
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

輿寶劔玉珙十三年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

思王植詩曰謂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

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

正而服色尚黃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

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是歲長水校

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雜為洛

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式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

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

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

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

文故知此紀為觀者也初令郡國日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

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

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

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

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晉漢相以秦中為國本光武特河內為

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

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許昌郡

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鄭為詔晉仲

中都之地今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

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違違

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丘公終莫能

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生之事因魯史而制

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

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
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
而不脩襄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
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
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
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
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
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
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魏書甲辰以京

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

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

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

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

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

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

光祿大夫魏書曰巳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

黃者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制杖之賜所以賓禮

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

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九謂請之

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

弁以是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耻為

魏臣遂稱足攀不復行積年帝即王位欲以為三公耻為

近臣宣旨彪辭田增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
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
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
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
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
眾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廬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
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
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魏蹏灌路陽而光武因其
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
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
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
此已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
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
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
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
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

出稀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魏蹏之弊禍發拘
邑子陽之禽變起并關將軍其充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晉
意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

即敘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
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

遂通置戍已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敞為平原王
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

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

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李襄邑夏四月
戎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
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
江北諸郡為鄆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
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
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
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患也孫權
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與州大蝗
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
將黃權率眾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二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土所假印綬榮

戰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
承光殿權命等入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
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
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
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
皆為列侯為將軍即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
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
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
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
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
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
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中實匡有周苟以天子為心
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
之哉二漢之季世主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
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
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唐
文遂發一慨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
嘉靖十年補刊

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

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

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禫存不忘亡也禫音扶歷反臣

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

不易畝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德故葬於

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吉也五帝無取焉壽陵

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殿造園邑通神道夫

葬也者感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象

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贖也為棺柳

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五帝營此上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

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

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

所為也季孫以璆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

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嘗不臣以為棄

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

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

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

宜思仲尼上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嘗明帝之戒

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

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塋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塋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塋蒼梧二妃不從延陵塋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桀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

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曰是歲身虛壽之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

犯心中央大星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

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舻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凡上肉耳而賊中厲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

今開江陵之園以緩成死之禽且休丁未大司馬曹仁

力役罷省絲成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亮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鷓鳥集靈寗之池詔曰

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

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

而至其博舉天下儻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

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

享祀為魏太祖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

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

民壞廬宅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

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

尉鍾繇為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

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

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辛

未校獵于熒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

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

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

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

位改為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

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

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

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

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
 為水軍親御龍舟循祭頴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
 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
 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
 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
 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
 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
 惠百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
 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
 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

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
 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

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
 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

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
 師殊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
 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
 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穎鄉
 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
 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
 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皆後節
 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入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
 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
 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陸通討

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
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
戌笑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
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
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
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
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
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
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
成山林立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瞻氣正從橫誰云江水
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戰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
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

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
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

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
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
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
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

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
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
崇華前殿六月

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氏春
秋曰明

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
窆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
葬同執異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墜之哀況乎天子發中
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
為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基焉耶城侯植為誅日惟黃初
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地震地駭崩山
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
過寡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
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未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惛哽
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
鬱滯終於借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
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諫曰皓皓太素兩儀始
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東道真降遠五帝繼以
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
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
闕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乃眷大
行屬以黎元龍飛洛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
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誕在幼妍庶
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

聽察無嚮瞻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
平爵破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
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榮弗
拘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
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
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棹龍鱗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
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
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
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
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濟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
叔祐河龍素禽飛走郊野神鈞應寶鼎形自舊舞數英階除
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鈞應寶鼎形自舊舞數英階除
瀝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圖致凱風和洽德全義將
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凱風和洽德全義將
介山先皇作儼鑄石紀勳兼錄眾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
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肅于南郊宗祀上帝
二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鮮奉璋鸞幽藹龍旂太
常愛迺太廟鐘鼓鏗鏘頌德詠功八佾舞於廟中既饗烈考
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網之神器莫蕩大行當之禮樂廢弛
行光之皇統絕維大行網之神器莫蕩大行當之禮樂廢弛

魏志二

二五

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
康大行匡之仁義陸沈大行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宜
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第東父忍務鳴呼哀推身
我榮茂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鳴呼哀推身
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土度奉是順是將乃
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幽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
是侯大靈之致功百神警侍來賓幽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
殿以居靈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
兮感容車之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反兮痛閔闈之長
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反兮痛閔闈之長
咨遠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關塞之燒煇顧衰經以紛流涕
交頤之恩榮以橫奔兮闕關塞之燒煇顧衰經以紛流涕
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憇兮憚天網之遠經以投骨於
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
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
零天蓋高而察早兮奠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想兮追
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覽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

覽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
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
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專故論撰所著典籍嘉漢文帝之
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
君寬仁立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
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稱帝由是著太宗
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他稱帝由是著太宗
愷悌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
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
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
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
者三殺簿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
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養持中道以不為帝
權既觸罪法又不得害矣其欲乘持中道以不為帝王儀
者如此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

兼該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鶴后蕩覆王室

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逆家思亂

萬里相赴充豫之師戰于熒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

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

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轉

奔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

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

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

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

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

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

州穢獠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

物子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

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搗軍

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

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

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必洞斯則多矣時軍祭酒張

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響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

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

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

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

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

文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

顧嘗好之及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蕨

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在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

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却脚一交余知其

嘉靖十年刊

鬼志二

二七

高

思專長則善志長大而能勤學者雅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
 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
 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琴能用手中角撒其若加之曠大
 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者葛巾角撒其若加之曠大

賢主何遠之有哉

文帝紀卷第二

魏書

國志二

夫既登口... 文帝紀卷第二... 魏書... 國志二... 先緒茂乎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置藏南學...



